

论王船山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

杨兴华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要】人们认为,王船山《通释》以丹法释骚,有用后起之学释前贤作品、以道家学术解儒者著作之嫌,故失之偏颇。事实上,内丹学的标志性著作虽出自道家,但内丹丹法却源自先秦养生内炼术,在楚辞创作年代已基本成型;且屈原并非纯粹的儒家学者,在他的思想中诸学并存、儒道兼容。因此,王船山以丹法释骚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顺着以儒释骚的传统惯性,断言其为谬误。

【关键词】王船山;丹法;释骚;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3-0019-03

清代注楚辞者甚众,大都借注释楚辞以寄托汉民族的沉沦之痛、复兴之望。在此类著作中,王船山的《楚辞通释》最负盛名、最具特色。此著自清康熙年间以来一直刊行不断,影响深远。然而,被誉为清代楚辞学扛鼎之作的《楚辞通释》,却又因以道家丹法释《远游》和《离骚》卒章而屡受诟病。人们认为,“船山在楚辞研究中是有失误的。而最重大的失误,则是以道教丹法注释《远游》和《离骚》末段”^[1];“最可非议的是他注释《远游》篇,完全采用魏伯阳、葛长庚、张平叔等的铅汞、炼已、铸剑、三花、五炁之说来阐发,其它各篇如《离骚》卒章也间或有这种道家的言论,……他这样来解释《远游》篇,实不免穿凿附会,远离主题思想,无怪蒋骥批评他‘妖氛满纸’,‘殆被黑风吹堕’了”^[2];“《通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用道家炼丹养气之说来解释富于想象的诗句”^[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学者们视船山以丹法释骚为重大失误的理由有二,其一如吴汝纶所云:“神仙修炼之说,服丹度世之旨,起于燕齐方士,而成于汉武之代,屈子何由预闻之?”^[4]或如谭承耕所说:“道教创自东汉,屈原生当战国时期,何来道教之丹法?”^[5]也就是说,屈原之世尚无养生修炼之丹法,王船山以后学注前人作品,失之偏颇。其二如谭承耕所言,“屈原坚持先进的政治理想,坚持忠君爱国,与儒家思想基本近似,而与道家清静无为、小国寡民则大相径庭,至于与道家之求仙出世,则相差十万八千里,根本沾不上边。”^[6]即屈原的思想可归于儒家,以道家之丹法阐发儒家之屈原的作品,显然有误。

事实上,以养生修炼术阐释《远游》者古已有之,船山并非首创之人。王逸《楚辞章句·远游》之“题解”,不仅概括了《远游》篇“深惟元一,修执恬

漠”的道家思想特征和“托配仙人,与具游戏”的神仙修炼表现,而且在注文中两次出现与丹术有关的《陵阳子明经》^[7],其使用的“元精”、“元气”等术语亦为丹法用语。朱熹在《楚辞集注·远游》“题解”中说:“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思欲制炼形魂,排空御气,浮游八极,后天而终,以尽反复无穷之世变。虽曰寓言,然其所设王子之词,苟能充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又《楚辞集注·远游》注“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句云:“《丹经》所谓‘服食三载,轻举远游,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长乐无忧’者,此也。”^[8]注文中所说的《丹经》中的句子实则出自魏伯阳的丹道著作《参同契》^[9],可见朱熹明白无误地在用道家丹法释骚。

王逸、朱熹均为深谙历史文化的饱学之士,且王逸之世距楚辞的创作时代不远,此时先秦的历史文化面貌尚清晰可辨。因此,如果说王船山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而失之偏颇尚在情理之中的话,王逸、朱熹与王船山同犯以楚辞时代尚不存在的后学阐释楚辞作品的低级错误,中国历史上三位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师在同一问题上集体失误,则无论如何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蹊跷之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王船山以丹法释骚,即便可能性在某些具体阐释上出现闪失,但断不至于存在文化层面上的方向性错误。

相较于王逸、朱熹的泛泛而论,王船山将《远游》阐释到了道教养生学的一个具体派别,即以修炼精、气、神为主旨的内丹派。王船山认为,“王逸所云与仙人游戏者,固未解其说,而徒以其辞耳”。也就是说,在王船山看来,王逸的阐释只停留在字

收稿日期:2012-06-2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08JD48),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0806008A)。

作者简介:杨兴华(1965—),男,湖南洞口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研究。

面意思上,未能深入阐释作品的深层含义。于是,为了揭示文中所蕴含的“学玄者之奥”,王船山在比较了《远游》同魏伯阳的《参同契》、张伯瑞的《悟真篇》等内丹丹道著作之后,认为以魏、张之说解释《远游》,无不吻合,因而“不嫌于非古”,径以内丹术详释《远游》。

内丹术是一种以“天人合一”思想为理论,强调生命的自修内练,通过修炼“精、气、神”而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修炼成仙之目的养生修炼方法,为后世气功的一种。内丹学的标志性著作作为东汉末年魏伯阳的《参同契》。“所谓‘参同契’,便是说,丹道修炼的原理,与《周易》、《老子》的科学而哲学的原则,参得透彻了,但可了解它们完全是同一功用,‘如合符契’的。所以他(魏伯阳)便融会《周易》、黄老、丹道这三种学术共通的道理,著述了这本《参同契》了。”^[10]也就是说,《参同契》融会了《周易》与黄老学术,其修炼原理与方法可以上溯到西周甚至更早。

从文献典籍看,《黄帝内经》则已记载了“真人”,“至人”、“圣人”的修炼境界,以及“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积精全神”、“移情变气”等修炼方法;老子《道德经》中讲述了“归根复命”、“深根固柢”的内炼理论,以及“或嘘或吹”、“绵绵可其若存”的吐纳功法,并提出了“长生久视”、“没身不殆”的修炼理想;《庄子》中亦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修炼理论,以及“心斋”、“坐忘”、“凝神”、“守一”之类的内炼方法。1975年在楚国故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初期文物《行气玉佩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养生内炼术的文物,其铭文曰:“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春在上,地几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11]全文共四十五字,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把行气导引的指导思想和修炼过程表达得清清楚楚。这表明到战国初期行气修炼的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那么,后世内丹丹法与先秦时期的养生内炼术是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呢?台湾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南怀瑾认为:“道家的学术,渊源于上古文化的‘隐士’思想,而变为战国、秦、汉间的‘方士’,复由秦、汉、魏、晋以后的神仙,再变为道教的道士,到了唐宋以后,便称为‘炼师’,这一系列的学术思想,单从表面看来,有了几个阶段的改变,而在实质上,却是一脉相承,并无多大的变更,只有循历史文化发展的途径,吸收其他外来的学术方法,扩而充之而

已。道家学术思想的中心,便建筑在这一系列修炼的方法上,道教因袭道家的内容,也就是用这系列的学术思想做根基。”^[12]既如此,则可以说,魏伯阳、张伯瑞等人的内丹学与先秦时期业已成型的养生内炼术是一脉相承的,其传承过程中虽有其他学术方法的渗入,但在实质上“并无多大的变更”。因而,以后世魏伯阳、张伯瑞等人的内丹学阐释创作于战国时期的楚辞作品,庶无大谬。

上述结论正好映证了王船山自己对以丹法释骚问题的解释:“黄老修炼之术,当周末而盛。其后魏伯阳、葛长庚、张平叔皆仿彼立言,非有创也。故取后世玄者铅汞、龙虎、炼已、铸剑、三花、五炁之说以论之,而不嫌于是非古。”^[13]可见,王船山以丹法释骚,但非主观臆断,而是一种以对历史事实的缜密考察为基础的严肃认真的学术行为。

关于学者们视船山以丹法释骚为重大失误的第二理由,也就是屈原的思想属于儒家,而船山却以道家学术释其作品,即“儒家的人怎么会讲起黄老的话”^[14]这一问题,得从楚文化的特殊性说起。楚人是华夏族祝融部落的后裔,周昭王之时开始南迁。南迁之初,楚作为周王朝的一个属国,仍与中原华夏诸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楚文化也没有独立于华夏文化之外。但南迁之后的楚族,却屡遭周王朝的歧视、排斥和打击,周王朝视之若蛮夷,不允许其与诸夏平起平坐,更不允许楚族发展壮大。于是,处于华夏族和三苗夹缝中的楚族,在楚王熊绎的号召下,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独立开国创业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楚人以独立不羁而又开放进取的文化精神,兼取夷、夏文化之所强,不断吸收和消融中原华夏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的某些内容,逐渐形成了“亦夏亦夷,非夏非夷”的区域文化。到春秋之初,随着周王朝的日益衰弱和楚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楚王熊通便自号为王,楚与周彻底决裂,同中原诸夏的文化联系更加松散,楚文化的独特个性日渐凸显。因此,当中原大地诸子纷争、百家蜂起之时,南楚文化中虽然不乏诸子学说的影子,但在南楚大地却始终没有形成中原地区那样泾渭分明的学术派别,南楚知识分子对诸子学说兼容并蓄,同一人身上可以诸学并存。因此,正如詹安泰所言:“把屈原思想派入某一家的思想体系,是不容易得出完全正确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它和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都有合有不合。”^[15]殷光熹在《屈原思想流派辨》一文中亦认为:“如果从屈原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影响

来说,这些(按:关于屈原思想的儒家说、法家说、道家说)看来都可以成立;如果就整个思想体系看,硬派屈原的思想为某一家、某一思想体系,就值得商量。”^[16]也就是说,屈原的思想中虽然有某些儒家思想的成分,但他毕竟不同于中原地区纯粹的儒家学者,在他身上儒道可以并存,我们不能凭着屈原的儒家思想表现而无视作品中清晰可辨的道家思想内容,顺着以儒释骚的传统惯性,断言以道释骚为谬误。

值得一提的是,王船山以丹法释骚,目的不在

于宣扬道家养生之术,旨在证明屈原“非婞直忘身”之徒,其捐生赴死,“非不识于远害尊生之道”,而是因为“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于生死之外”,即船山所谓“千古独绝之忠”。加至船山为理学名家,其学术文章以儒家正统自据,“侈谈丹法,似与生平不称;详言功法,亦恐有损令名。故注疏之间,难免含蓄,关键之处,多作隐喻,既阐发《远游》之幽微,亦回避与理学之矛盾。”^[17]这样,不精通丹法者难得船山释文之要领,往往容易受以儒释骚传统的左右,凭直觉斥之为谬误。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5][6]谭承耕.船山诗论及创作研究[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125.
- [2]王夫之.楚辞通释·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9:8.
- [3]周建忠.王夫之《楚辞通释》及研究[J].船山学刊,2004,4.
- [4]姚鼐.古文辞类纂[M].北京:中国书店,1986:1112.
- [7]洪兴祖.楚辞补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146、153.
- [8]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5,106.
- [9]潘启明.周易参同契解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150.
- [10]南怀瑾.禅宗与道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191:217.
- [11]罗振玉.三代古金文存[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卷).
- [12]南怀瑾.禅宗与道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191:217.
- [13]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M].北京:中华书局,1959:6.
- [1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M].太原:山西出版社,1981:176.
- [15]詹安泰.屈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7.
- [16]殷光熹.屈原思想流派辨[J].思想战线,1981,3.
- [17]王沐.我国早期内丹丹法著作《楚辞·远游》试析[J].中国道教.1983,12.

Discussion on the Rationality of Wang Chuanshan Used the Taoism to Explain Li Sao

YANG Xing-hua

(Chinese Department,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8)

Abstract: People believed the Taoism——Chuanshan's The explanation of Songs of Chu used to explain Li Sao has suspicion which was explained by later theories of the rise of predecessor's works and explained by Taoism Confucianism's works, it is biased. In fact, although the iconic works of Inner Alchemy derived from Taoism, but the internal Dan method originated from the healthy practice of the internal body in pre-Qin China which has basically taken shape in era Songs of Chu creation; and Qu Yuan was not purely Confucian scholars, coexistence of all learn in his thoughts,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compatible. Therefore, Wang Chuanshan used the Taoism to explain Li Sao shows their legitimacy, we cannot follow the traditional inertia of Confucianism in Li Sao asserts that it is a fallacy.

Key words: Wang Chuanshan; Taoism; Explain Li Sao; Rationality

(责任编辑:张俊之)